

人世间

宣讲姑娘

周红

我猜测，进店的一准是个女的，并且很漂亮。这是从顾客的反应中得出的结论。

当时，我正给顾客挑选眼镜框。眼镜店的门响了，站在柜台对面看上去打扮气派的30岁男顾客转头去看，我招呼他看眼镜是否合适，他没理会我，也没把头转回来。于是，我也把目光转过去，只一眼，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

她站在男顾客身后两米远的地方。一个高挑的姑娘，大约1.7米的身高，身材苗条匀称，看上去二十多岁。黑亮的头发，扎成马尾辫，精致漂亮的五官，大概是喜欢户外运动的缘故，面容呈小麦色。虽然没有化妆，但看上去非常阳光健康。美中不足的是，长睫毛下的大眼睛因摘掉近视镜眯成了两条细缝。我心里为姑娘叫屈，不然长相没得挑剔。

我和男顾客略带不礼貌的打量，并没有看羞姑娘。她突然意识到什么似地说，哦，对不起，忘记戴口罩了。一口整齐的白牙闪露一下，旋即被口罩遮住了。遮住的还有那口纯正的普通话，语调音色堪比播音员。

店里只有我一个售货员，我摆摆手说，请稍等。姑娘眨眨眼，我琢磨，她被口罩捂住的嘴角一定是上翘的。她上前一步，在离男顾客一米左右站定。我麻利地为他选好眼镜框，出门前他再次回头看姑娘，那眼睛充满欣赏。我能想到，他被口罩捂住的嘴角也是上翘的。

大姐，我，我要配眼镜腿。她对我的称呼很亲切，也很自然。我示意她靠前站，说，好呀，把眼镜拿来我给你配。她隔着柜台站着，右手插入口袋掏眼镜。隔着口罩，我听到一声，哎呀。她缩回手，左手捏住右手中指，一滴殷红的血珠出现在指尖，显然是被口袋里的尖锐物件刺破的。我赶忙拿来纸巾给她擦了，并找出创可贴包好。她没有难为情，用小妹对大姐的口吻说，姐，好了。她又掏口袋，找出一枚徽章，是红彤彤的党徽。她自责道，什么脑子，又忘戴了。她走到镜子前，挺胸抬头吸气，站得笔直、庄重，把党徽戴在蓝色西服的左胸口袋上。姑娘照照镜子，回身给我打个敬礼，说，姐，我帅吗？

哦，好调皮的姑娘。受她的感染，我笑着说，帅，真帅，妹！她也笑了，笑得纯真、忘情。她掏出缺一条腿的眼镜，说，姐，你看。

我拿过眼镜，那是人为施压折断的，问她，是不是晚上睡觉不小心压断的？

她好奇，姐，你怎么知道？

我笑了，说，一看你就是个冒失鬼！

姐，你不知道，最近太累了，夜里熬不住就睡了，哪还顾得上眼镜。

我问她做什么工作这样累？她告诉我，她被集团公司选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宣讲员，忙着写心得体会，整理宣讲资料。她的语气很自豪，说话不停顿、戛然而止，吐字像一串玉珠子落到盘子里，优美动听。我想，哪个帅哥有福气，娶到这位姑娘可太美啦。

我修理着眼镜，她在旁边念念有词。稍有卡顿，她立刻从背包里掏出资料，翻开瞅一眼，然后迅速合上书页。拍拍光滑的额头，自责一句。

我把修好的眼镜戴到她脸上，那双大眼透过镜片立马炯炯有神。呀，姑娘变得十全十美啦。她跳到镜子前，看了看说，姐，你修得真好，戴着比以前都舒服。姐，你看，下午在公司大礼堂我就这样，她开口宣讲起来……

我看着镜子里的姑娘，严肃、端庄、大气、自信，还有英武。我不自觉地给她鼓掌。

她转身，表情很自然没有丝毫羞怯，问道，姐，多少钱？

我说免费维修，她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不好意思地笑了，要了我的微信，一阵风似地跑走了。十来分钟后给我发来信息：姐，谢谢，以后配眼镜我找你，有时间请你喝奶茶。后面是一个笑脸和一个蹦跳的小企鹅符号。

我回复，先忙你的大事正事，等不忙了，姐请你吧。

眼前仿佛还有姑娘的身影，我心里暖暖的。一个念头冒出来，下次一定建议她佩戴隐形眼镜。

那样，我就有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小妹妹。

六月麦飘香

盖少艳

六月是麦收季节，广袤无垠的田野里金黄一片，风吹麦浪，阵阵清香。小鸟儿也在唱着丰收的歌。

我们家五亩多麦子，麦子成熟时，天不亮我就跟着父母去地里割麦子。父亲看着黄澄澄的麦穗，脸上满是笑容，母亲则念叨着，等卖了小麦给我们扯一身新衣服，过年时再多蒸一些白白胖胖的大饽饽。我比较懒，可一听说吃大饽饽眼睛就亮了，顿时浑身有了力气，信心十足地冲在前。随着镰刀一起一落，“唰唰”的声音此起彼伏。割累了，就坐在地上，喝口从家里带来的水。割一会儿，再捆麦子。捆好的麦子用小推车推回家，我和大姐各推一辆小推车。母亲会奖励我们一根大冰棍，嘴里咂巴着冰棍，所有的疲惫全无。

有一年麦收，天气预报说近期有雨。晚饭后，父亲就在发愁。半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父亲披衣下炕，不一会儿，大姐把我推醒。“二嫚，爸上山割麦子了，咱也去吧。”于是，我被她拖起来穿衣服、洗脸，去厢房找把镰刀就上山了。月光下，我不情愿地跟着姐姐往山里走去，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埋怨大姐管闲事。到了自家地头，就听见割麦子的声音，我俩喊：“爸，我们来帮忙割麦子。”父亲很惊讶应着：大艳少艳，你俩怎么来了？不用你俩，你俩回去睡觉。父亲驱赶，大姐不肯回去。一袭月光下，我们割着麦子，一垄一垄麦子被收割在地。晚上干活，不晒人还风凉。有一刻睡意袭来，我的左手中指被镰刀豁了一道口子。我强忍着没出声。那个月夜，看着麦地里辛苦劳作的父亲，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麦子推回家，就放在屋后的大街上，排队等脱粒机。等挨到我家时已是半夜了。夜晚的村庄，机器发出很大的轰鸣声。左邻右舍一块帮忙，有的往脱粒机里放麦子，有的搬运麦秸，有的在出口用簸箕接麦粒，还有的撑口袋。时间一点点流逝，装入袋子的麦子越来越多。母亲喊着，快要忙完了。机器停了，我们抓紧时间收拾地面，机器被拖走后，我们用推车把麦子推回家。忙完这一切，我们脸上全是汗渍和麦绒，鼻孔都是黑乎乎的。母亲赶紧压水，让我们洗脸洗手。

麦子晒干后，放进水泥缸里。一粒粒饱满金黄的麦粒，有土壤般的朴素，它从土壤里长出来，依旧保持着与土壤相似的颜色，麦子的形状也酷似农民滴下的汗水。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我们应该珍惜，拒绝浪费。

人生路且行且珍惜

姜德照

在早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日子里，突然产生一种对脆弱生命的无奈感受，甚至可以说是痛彻肺腑。周围的人，忽然就消失在生命的长河中。当我爷爷奶奶过世的时候，我开始对人的生老病死有了真切的认识，再亲的人，到了时候也是要走的。当伯父去世的时候，感觉人生就像一片海，潮汐一样漫过来，把我们逐渐淹没。去年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猝然离世，似乎昨日还活蹦乱跳的，一夜间就阴阳两隔。曾有一位短暂共事过的朋友，刚过知天命之年，突然在网球场上倒地，送医院后再也没有苏醒过来，让人唏嘘不已。

曾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在母亲去世后，回单位哽咽着说的第一句话：我没有家了。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旦母爱消失，对远在他乡的游子来说，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打击。没有家了，也就失去了心灵的皈依和归宿，是人生的一大悲剧。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有这样一句“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想到此，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无奈感更加强烈。

俗话说，人死如灯灭，人固有一死。陶渊明在《拟挽歌辞三首》中，对生死有着洞彻感悟，他写道：“有生就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归人，今旦在鬼录。”“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生生死死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任何生命的归去，都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并不为我们意志所转移。对生者来说，活着，要继续活着。读罢东汉蔡邕的《公无渡河》，也许可以让我们对生死的认识上升到一个特别的境界：“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明知不可为而为，像荆棘鸟一样唱完最后一首歌而慷慨赴死，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精神！

生命短暂，人生不易。无论是幸福与否，快乐与否，我们都要在生命的线段中，从这头走到那头，走着看着，要心有所想，目有所见，心有所思，行亦随之，时刻告诫自己，且行且珍惜。

诗歌港

午后阳光

彭贤春

转过山坳爬上我的房顶
瓦楞的缝隙
便漏下
他手捧的一些金豆子

我看他的时候，他并不看我
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留下一道影子
有着酷派的一副身架

跨进门槛和我并肩小坐
各怀一门心思
闭口不谈
人间那些是是非非

我递给他一杯茶水
他拱手相让
虚幻的口吻告诫我
光线是分割的入口
里面
有一座宫殿

我没有理会
他走出房门
在台阶上站定
塑一尊金神
满身都是佛光

镜子

邓兆文

退回唐朝
月亮也是一面镜子
铜质

与众不同
这面镜子只用在晚上
照瑕疵

李世民用过了
照出了大唐盛世

如今
其它镜子都破碎了
唯它还在

老百姓
眼里还多了一个月亮
看得更清

农事

奋斗

收割机在前奔跑
它给大地脱金衣
播种机就沒用处
可是它埋下的伏笔

一粒粒玉米良种
兴冲冲嫩芽出世
苗圃似巧手编织的方巾
风吹荡漾浓浓的绿意

壮实的玉米苗儿
它们努力繁衍生息
离怀的玉米棒似婴孩
那是传宗接代的后裔